

# 分享春天

□曹雨点

几声啾啾从阳台传来，我立马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帘后，借着一条小缝，观察阳台上的动静。只见一只体型健硕的白头翁，站在阳台的栏杆上，边叫边不停地晃动着白顶黑脑袋，黄绿色的翅膀警惕地紧缩着，一副随时准备起飞的样子。

我已经观察阳台动静几天了，知道这只白头翁是来打前站的，它以鸣叫作为火力侦察，待确认后安全后，便会召唤同伴。果然，很快有一只体型略小的白头翁飞来，估计是一对，小两口马上就叽叽喳喳地跳到栏杆上的草莓盆里，挑着已红了草莓果子啄食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早晨我刚数过的16颗红了的草莓全部被啄光了。两只鸟儿拍拍翅膀，打着饱嗝欢叫着飞走了，叫声里或许还带着草莓的香味呢。

去年，因疫情待在家中的人在朋友圈晒自家栽培的室内果蔬，看着人家的照片，我心里就痒痒的。草莓碧绿青翠的藤蔓，鲜红可爱的果子，不仅好吃，观赏性也好，一举数得。我就上网选购，挑中了注明“带花带果、现挖现卖”的大草莓苗下单，又买了可以挂在阳台栏杆上的长方型花盆，以及花铲、洒水壶、花泥、肥料等。收到快递包裹，却发现草莓苗没有像卖家说的带花带果，连个花骨朵都没有，但我还是给了五星好评，我想60块钱8棵还包邮到家，可能是季节还没到吧，卖家都是农民，就别去计较了。

8棵草莓苗成活了一半，妻子笑我亏本了，说去买吃岂不简单，我说买来吃仅仅只是吃到了草莓，而自己种获得的乐趣岂止是吃草莓能比的。接下来的两个月好像过得特别慢，我一天要去几回。妻子上阳台晾晒，我也盯在一旁，反复提醒她别碰了我的草莓。终于看到开花了，开得还不少，可令人沮丧的是，没几天大多数的花朵就自行脱落了，结了几个果子长到黄豆粒大时也脱落了。我上网查询，

才知道很可能是我心太急，浇水过勤、施肥过多，成了拔苗助长，还有一大因素可能是封闭式阳台的窗关着，少了自然通风，不利于花粉传授。最后只有3颗草莓成熟变红，一颗形状还算正常，另两颗不但瘦小，还有点歪瓜裂枣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蛮欣喜的，不舍得摘，拍照发了朋友圈。我知道妻子爱吃草莓，就到水果店买来草莓，对她说：“阳台上的不准摘。”没想到，那3个红了的草莓还是不见了。当我用审视的眼光询问妻子时，妻子无辜地说：“别冤枉人，我可没碰你的宝贝。”

我相信妻子，但3颗草莓无故失踪，成了我心头的悬念。

还好草莓是多年生藤蔓植物，冬去春来，草莓不仅重新发芽，还长势良好。我接受了去年的教训，冬天气温低，有太阳时就把盆挂在阳台外侧，晚上收进来。江南立春后迅速升温，我就让草莓在阳台外侧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。我又着重控水控肥控温，没再买肥料，而是用淘米水、洗鱼水灌在塑料桶里沤着，充分发酵后兑水浇。并故意保留些杂草，让它们担当起“干湿计”的作用，还能防止水土流失。

今年草莓开了不少花，我怕四楼上蜜蜂飞不到，就偷偷从妻子练书法的笔筒里抽了支干净的毛笔，进行人工授粉。没想这是多此一举，融融春光里早已有蜜蜂嗡嗡了。乡下长大的我看出这是野蜜蜂，比养殖蜜蜂瘦长，最明显的是它的腰特别细，文学作品中形容女子曼妙身姿的“蜂腰”借用的就是它。起初只发现一只，过了一天就有十几只了，估计头天那蜂是来侦察的，回去后就招引同伴一起来分享。野蜜蜂不像鸟雀那么怕人，即使我凑近看，只要不伸手，它们还只顾嗡嗡地忙自己的，从

这朵花飞到那朵花，从白色的花瓣爬进黄色的花心，细细的脚踩着像小小金针菇般的花蕊，嘴巴、脚、翅膀一刻不停地都在忙碌。

楼下春色愈浓，阳台上每天都有草莓泛红。一天正在吃早饭，听到阳台上啾啾的鸟鸣，我刚接近窗边，就看到两只白头翁惊恐地飞走了。我这才豁然开朗，原来它们就是盗草莓者。

我们小区绿化好，经常能听到鸟儿的鸣叫，但很少能一睹它们的身影，桂花树、玉兰树等乔木十分茂盛，丁香、腊梅、红梅、紫叶李等又很茂密，所以只闻鸟鸣难见鸟影。我与妻子散步时，还钻进树丛想一睹鸟儿的芳容，无奈茂密的树叶间只能听到它们的鸣叫，接近了就听到翅膀扑楞的声响。现在阳台上的草莓竟把它们吸引到楼上来，让人既意外又惊喜。这鸟儿十分精明，只吃熟透的红色草莓，对绿色的青果碰都不碰。看来它们比我更有耐心，不仅知道熟透的才好吃，还懂得不能急于求成。

当我把破案的消息告诉妻子时，她白了我一眼：“把阳台窗关上，别让鸟吃了，不然又冤枉人。”我说：“赠鸟草莓，手留余香。我们不仅观赏到了盆栽草莓，还观赏到了白头翁和蜜蜂，与它们分享春天，多好呀！”

## 酒酿饼

□龚志明

沙溪老街上一家专卖糕团的老字号，我每次去都会买点糕点。这家规模不大的小店，售卖各色糕点，有方糕、定胜糕、米花糖、绿豆糕、水晶糕、巧果、麻饼、百合酥、袜底酥等数十种糕点，还有麦芽塌饼、酒酿饼、草头饼、粽子等时令糕点。

春日里，这家糕团店的酒酿饼，不时触动我的味蕾记忆，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去一趟沙溪。这款时令食品，每年只做一季，在清明节前后出售。时不我待啊！

酒酿饼是太仓的传统糕点，《太仓县志》饮食类店家供应的点心就有“酒酿饼”的记载。酒酿饼外观与月饼相似，但面团发酵用的是酒酿。酒酿饼不仅要不时不食，而且要现做现吃，趁热吃，才能品出真味。我把买回家的酒酿饼，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后再吃，尽管饼皮依旧有些硬，但酒酿的味道很浓、很香。酒酿饼的馅有豆沙和玫瑰两种，相比较而言，我更喜欢吃豆沙馅。咬破饼皮，酒酿香气扑鼻而来。豆沙甜糯绵长，中间还嵌了一小块晶莹剔透的猪油。甜酥软糯，丰腴滋润，别有一种可爱的乡土气息。

其实酒酿饼不过是一种民间食品，制作起来也不复杂。它的特点之一，不仅用水，还要用酒酿和面发酵，再裹馅烤制。特点之二，馅里一定要加入一小块秘制猪油，这样才能风味独特。

这酒酿饼看起来还真有点名不副实，因为不但馅里没酒酿，就是面皮里也没有酒酿，酒酿在饼中所发挥的作用，类同于馒头烧饼的酵母。在酒酿饼的制作过程中，酒酿并不像芝麻饼中的芝麻那样只是点缀，而是深度参与。将酒酿、糖、温水混合，再倒入面粉中拌匀，慢慢淋入温水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上湿布放在温暖处，使其发酵膨胀后进行摘剂，包入馅料。酒酿饼给人一种喧软甜糯的口感，正在于加了酒酿。这也是酒酿饼能在众多的点心中独树一帜、受人喜爱的缘由所在。

据传，酒酿饼与元末的张士诚有关。他带着老娘逃亡时途经苏州，几天没有进食，老娘几近饿死，苏州一位老伯用家里仅有的一些酒糟做了饼子给这对母子吃，救了张母的命。后来张士诚称王苏州后，下令寒食节吃酒糟饼，并命名为“救娘饼”。再后来张士诚兵败，朱元璋严令禁止一切“讲张”行为，“救娘饼”这名称老百姓不敢叫了，于是改叫“酒酿饼”。当然，传说不可当真，但起码说明酒酿饼早在元代就出现了。

## 在那安家落户的岁月里

□殷东华

1969年，政府动员城里一些生活困难户及社会闲散人员到农村去安家落户。我家被选中了，被安排到陆渡公社朱桥大队杨家生产队。

1970年春节前一周，生产队派了一条船来接。上午十点多，我们坐船出发，下午三四点，船在生产队仓库场北边的一条河滩上靠了岸。队里不少人来到岸边看热闹，我们全家在队长的引领下，往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“家”走去。仓库场的南面是一块水泥场，水泥场的西边是生产队的饲养场，有两头水牛露天缚在木桩上。而我们的新家就在两头牛南面十多公尺的一块地边。来到“家”门口，只见茅草房又低又小，南北加西面各有一扇窗。门窗以及屋顶上覆盖的茅草也是旧的。房子咋会如此之旧呢？后来才知道，生产队接到通知，要安排我家在新年前到队里落户，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，队长和社员们一商量，决定将原来的牛棚改建成安置房。几根石条当支柱，支柱间砌砖，又找了些旧门窗，接着队里的男劳力全上阵，齐心协力，硬是把原来的牛棚顶，平移了十多公尺，华丽转身，成了我家的屋顶。仅三五天时间，就把我家的安置房建好了。开门进去一看，说是两间半，其实就是东西两间。四面青砖砌的墙，没有粉刷，到处漏风，地面虽刮平了，但还留有草根，对着门有一副新砌的灶头，门边上还放一些农具。母亲让队里来帮忙的社员将城里带来的家具勉强安顿在了东房间。另一间，靠西面的窗边放了一张床，我们几个孩子睡。屋子中间有一张简易的桌子和几条长凳，是队里准备的，我们又从队里拿了些柴禾，烧了顿简单的晚饭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一家人默默地吃完晚饭，又默默地各自睡了。

春节过后，母亲就开始参加劳动了。四五十岁的人了，要学干农活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，队里让她跟一些老年人一起干活。我那时才十五岁，下乡后继续上学。但是，我和乡下的孩子一样，下午三点多一放学，就往回赶，一到家，书包一扔就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了。我们全家和队里农民一样，每天早出晚归出工挣工分。回家后还不能休息，除留一人在家煮晚饭外，其余人都去自留地里干活。不久后开始学着养起了鸡、鸭，以后又养起了猪，我家像模像样过起了农家生活。我在农村整整待了七年，经受了当地农村所有艰苦劳作的磨炼：翻泥、割麦、插秧苗；挑麦、挑稻、筑海塘。正是这段经历，让我以后能安然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。

几年后，成年的我也开始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。最苦最累的当数“双抢”。每天清晨四点上早工，七点左右回家吃早饭，七点半又要到田里。中午吃饭一个小时，十二点半又要出工。傍晚七点左右收工后不到一小时又要开夜工，直到半夜十二点才结束一天的劳作，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。白天干着极累体力活，晚上睡觉时间又少，有时干完活就在稻草堆边上睡着了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我和队里的一些年轻人，还要偷偷地为队里干好事，趁着月色为队里割稻或插秧。那时候年轻干劲足，能为队里多干点活感到高兴。

1977年，我离开了农村。1979年全家回到了城里。

墨妙亭·老城厢  
投稿邮箱:292537831@qq.com

## 战疫情

□钱开元

核酸检测疫情防，  
采点迴廊九曲长。  
扫码测温咽拭子，  
清零严控保安康。

## 带给妈妈的话

□龚金明

妈妈，您怎么又不见了  
说好到海运堤，给我和爸爸  
一起过生日  
说好，到天镜湖照镜子  
让爸爸做大马  
让我变成小仙女

妈妈，今夜我没哭  
那个阿姨叫我张嘴  
像老师教我读拼音一样  
啊啊啊  
那个阿姨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 
您知道吗，当我离开时  
她在我背后，真的叫了我一声  
小仙女

## 风雨守城人

——致大白

□林火火

你一身白，像怀抱月亮的人  
在浩浩荡荡的河流那一端  
注视着这段难熬的日子  
病毒肆虐纠缠，左右奔突  
你在人群里苦苦修行  
还爱着人间吗？  
你的愤怒和尖锐的痛苦显而易见  
人人掩面，固步自封于屋舍  
他们把惶恐和恐惧交出来  
他们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你  
慌乱的生命重新得到庇护  
这里是苏州，寒山寺的钟声响起  
我听到雨水滴落，水声是尘世的补丁  
翻越冬天黑暗的围篱  
悄悄生长，在电光火石中重启  
我们甜美的生活  
在那一刻，如同在梦中醒来  
阳光照耀众生，从古到今  
寂静又平常

## 随身香

□李祖蓓

一枚夹在书页中的书签，我以为它是有魂的，带着每本书那淡淡的香，飞入你的身心……

风轻云淡，安于自家的饭香，也安于自我的闲暇，不喜墙外的嘈杂，以为这世界与我无关。哪里知道一夜疫情又突起，上一站与下一站变成了咫尺天涯，短暂又遥远，我最倾心的儿孙回不了家；远远飘来俄乌战争的硝烟，惊心动魄的每一战，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们，深感彻骨的悲惨。这时才明白，原来蓝天白云，家人团聚，一觉睡到醒，是如此幸福！命运多舛的他国难民与孩子，要一份平安是多么难。岁月有炊烟，又有书香，就是最奢华的人生，而我们常常不经意错过……

常会想起父亲，一个在战乱中的商人、生意人，却酷爱书墨，蝇头小楷写得十分清秀，抄写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名著，我敬重他的耐心与持恒。现代人提倡的极简生活，当年的父亲就如此，家里不允许有多余的东西，书桌抽屉整理得一尘不染。父亲的厨艺不错，也是那种很会享受的人。母亲是外婆六个孩子里的老末，供她上学读书又格外偏爱。印象里的母亲不善家事，倒像书虫，还是那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人，下班常常拿着厚厚的书，入了魔似地吞噬，时潸然泪下，时莞尔一笑。他们的随身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。

我也会想起你，个性鲜明的你，偏偏从小就喜欢器乐，工作有了收入，第一件事就是买口琴，从此，少女的心被它占有。成家后，懂你的先生包下了所有家事，支持你学钢琴，琴瑟和鸣，从此书香饭也香。你喜欢弹钢琴还会琵琶、古筝、中阮，琴棋书画都沾边。成为奶奶后，这颗心却依然像文艺少女。为了孙女学钢琴，你狠下心，一把小尺琴上放，不努力学琴，你心疼地打去，你总是捧着“棒子底下出孝子”这样一种教育理念。为孙女进钢琴学校，搬去海边城市，贵重的琴香，让生活的天平失了重，要租房，要付学费，还要为孙女再添置一架好钢琴。落日已黄昏，岁月到了秋，孩子的爷爷去做家政；你舍弃所有爱好，关注起柴米油盐；总得有最初炊烟叮当声，才可追求最具魅力悠扬琴声；时有君子为斗米折腰，而你只为让孙女琴香漂泊千里万里。祈福孩子求艺之路，走得安稳顺

畅……

我想起很远的外婆，裹小脚的旧式女子，她的一生就是在战乱中度过，所以她相信入土为安，生前陪着她的棺木一起生活，虽然“愚”得那么悲凉凄美，但曾经的外婆，一定也是衣袂飘飘、妩媚的女子，岁月染了发，纤手成了粗，容颜千百度变了样。见过我炊烟里最可亲的外婆啊，没有脉脉言语，终有女子这双裹脚见证封建遗迹。窗下的外婆有安宁的坐姿，缝缝补补操尽心；门里的外婆有忙碌的影子，洗洗刷刷受尽苦；虽斗字识不多，进了婆家就是三从四德恪守妇道的女子。其实，谁没有随身香呢？你的人品你的风格……一个是你辛辛苦苦不辍的精神支柱，一个是你素衣粗食的身体支撑。

清明的湿润，小草茵茵。乔木阿姨，今年是你第一个忌日，多年前收到你出版的画册，人生却乐极生悲，重病将至。寒冬来看你，打开门，却春暖花开，墙上挂着你鸟语花香的作品，你的画展开在这里，也开在我们眼眸里，你草根的画已不平凡，但真正的强者，是你心灵的书香，手里的墨香。你没有悲戚以泪洗面，你没有惶惶不可终日；你静心作画攒足心灵财富，笔耕不止忘了病体。你的执着痴迷让所有人敬仰，《太仓日报》上经常有你的牡丹画作。你匆匆走了，以后再也无法见到你的丹青，但你与牡丹的红尘缘，在天国永生相伴，富贵的郁香，清贫的人生。

也想起了小时的我，家里“本末倒置”，小小年纪的我便操持琐碎家事，我的寒暑假与同伴一起挎着菜篮，新奇地享受这份小大人的成就感。跟心灵手巧的姑姑，学烧饭做女红；静夜里偷偷拿来那些闲书，看得我成了近视。其实书香饭香一生相伴，当年的家与现在的家，总有那么一个，书中自有“黄金屋、颜如玉”的人在身边缠绕，弄得我此身烟火气十足。现在想想觉得蛮幸福，那么小就有机会孝敬我的父母，有烟火气的我，自诩有口福。

繁华与难民，天堂与地狱，以前是书里读到的字眼，今天却发生在这世界……惊魂中，拾起那一枚儿时的书签，相信它淡淡的香，已注入我的灵魂……